

皇朝經世文編

第二函
六冊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一目錄

工政十七 江蘇水利上

江蘇水道圖說 會典

洛陽塘以備旱潦疏

三吳水利贅言

論五堰

海州請築圩岸疏

卷一百十二

工政十八 江蘇水利中

淮揚水利考序

揚州水利論 揚州府志

沿海開河議 揚州府志

籌湖河來源去路疏

籌疏堵下河來源疏

覆奏湖河高下情形疏

上總漕徐公開潤河書

翰林侍讀喬君墓志

卷一百十三

工政十九 江蘇水利下

三吳水利略

籌濬三江水利疏

再陳吳淞江應濬條議

許承宣

錢□□

錢中諧

胡蛟齡

數奏江南水利疏

論水勢囑身

治河附論

覆奏淮海築圩情形疏

計東

論治下河一

運河上下游議

下河末議

高斌

白鍾山

高晉

馮景

潘耒

籌上河歸江事宜疏

籌辦下河水利疏

洩湖入江議

答友人問治下河

徐旭旦

王國寶

張宸

三江水利草言自序

奏濬三江水利疏

議濬吳淞江書

鄂爾泰

錢中諧

張伯行

高斌

開秦淮通丹陽河議

毗陵水利議

請廣淮北水利疏

新開海州甲子河碑

張鵬翮

史爽

徐旭旦

嵇璜

高晉

葉機

閻若璩

論治下河二

大挑運河疏

敬籌淮揚水患疏

籌湖水歸江別開鹽河疏

廣湖水歸江諸路疏

重濬射陽湖議

答孫屹瞻開海口治下河

張鵬翮

徐越

王明德

嵇璜

劉統勳

王永吉

湯斌

桂京華

邵長衡

顧琮

唐仲冕

俞蘭臺

莊有恭

張世友

論太湖三江五堰

疏河救荒議

論吳淞江

錢中諧

葉天顏

錢中諧

婁江水利考

蔣白節記

論去白茆舊壩說

劉河建大閘記

元和水利議

開肇書演議

卷一百十四

工政二十 各省水利一

陝西水道圖說 會典

涇渠志後序

漢中水利說

汾渭通船并募水手疏

上巡撫言渠務狀

茹公渠記

卷一百十五

工政二十一 各省水利二

河南水道圖說 會典

衢州知府楊公傳

覆詳登縣水利狀

山東水道圖說 會典

禹城縣西鄉 韓家若小清河清記

東湖記

沈德潛

蔣伊

吳卓信

黃興堅

沈德潛

曹一士

上魏中丞議濟劉河書

開白茆議

去劉河七浦新閘議

開濟白茆修閘疏

常熟水利說

陝甘資政錄諸水總序

修理鄭白渠石隄檄

寶雞縣惠民渠記

甘肅水道圖說 會典

飭修渠道以廣水利檄

梁份

王全臣

鄂海

嚴如煜

王太岳

嚴如煜

楊椿

魯之裕

韓錫祚

張□□

王應奎

沈起元

慕天顏

沈貞一

開白茆議

書昭文東鄉築壩濬河議

濬吳淞江建閘議

上陳中丞吳淞閘善後議

滄城水利考

戴祖啟

陳宏謀

喬光烈

陳宏謀

惠農渠碑記

陳宏謀

朱□□

碩色

趙希璜

張鵬

朱□□

賈魯河說

登縣水利議

淮沁水利議

陶貞一

陶貞一

張宸

曹一士

褚華

王太岳

嚴如煜

史貽直

周錫溥

通智

朱□□

魯之裕

張伯行

陳世瑄

胡天游

蒲州府復凍姚二渠記

皇朝經世文編卷一百十一

工政十七 江蘇水利上

江蘇水道圖說 會典

善化賀長齡耦耕軒

江蘇省總督治江甯府巡撫治蘇州府在江甯東南江甯府之北揚州府淮安府海州其西北徐州府其東北海門廳通州蘇州府之東松江府太倉州其西常州府鎮江府大海甯海州東西北接山東兗東南沿為大浦口連河口又經淮安府東為淮北鹽河口又南黃河入焉又南為射陽湖北串場河南串場河諸口又經揚州府東北通州東為淮南鹽河口又經海門廳東大江入焉又經太倉州為婁吳松江折西南經松江府東南接浙江界黃河自山東東流入境經徐州府北引二水通運河又經淮安府西與淮河會曰清口又東入於海淮河自安徽潯澤湖東北派接淮安府西南境合睢河汴河大成河與黃河會達於海大江自安徽東流入境經江甯府合泰淮河南引二水通運河又經揚州府南鎮江府北合儀徵運河瓜洲運河南引三水通徒陽運河又經常州府合孟清河及淮南鹽河支津南引二水通運河又經蘇州府北通州南北合二水南合福山港又經海門廳南太倉州北入於海運河自山東東南流入境經徐州府西南引微山湖及黃河支津西北引東加河西加河駱馬湖水又經淮安府東出三支津為淮北鹽河又南截河沂淮而東出復為運河又經揚州府西引寶應湖高郵湖邵伯湖岐為三支東曰瓜州運河西曰儀徵運河俱入於江其自淮安府揚州府境東出支津十餘緒為馬家蕩九里蕩大蹤湖蜈蚣湖蠡湖支渠交錯皆東入於海運河復自大江南出經鎮江府常州府北引江水南通長蕩湖合西蠡湖又經蘇州府合吳松江婁江南與浙江運河會路馬湖上源曰沂河自山東南流入境西通武河燕子河菱蓉河北合白馬河墨河滙馬沐河亦自山東南流入境經海州折東流合碩項湖青伊湖水曰連河入於海新鹽河舊鹽河民便河俱為淮北鹽河北串場河南串場河及揚州府東南通州西北諸鹽河俱為淮南鹽河太湖在蘇州府西南接浙江界婁吳松江俱自太湖東出支渠交錯經松江府太倉州入於海黃浦江為吳松江支津經松江府仍入吳淞江順隄河自山東東流入境經徐州府注微山湖洪溝河巴溝河俱自河南東流入境經徐州府注睢河胥河自安徽東流入境張渚河自安徽北流會為經鎮江府常州府瀕為長蕩湖長興運河自浙江東北流入境經蘇州府注運河斜塘嘉善塘平湖塘諸水亦自浙江東北流入境經松江府注黃浦江北至山東界西至河南界西南至安徽界東南至浙江界東至海

濬渠塘以備旱潦疏康熙十九年

工料給事中 許承宣

竊惟一方有一方之利一方有一方之害善為治者收其利而遂絕其害蓋莫甚於水旱利莫大於陂池渠塘今置陂池渠塘之利不講而欲禦水旱是猶不耕而思穫不蠶而思衣不可得之數也江南去年之旱則數十年來未有之旱也江南今年之旱亦數年來未有之旱也方其旱則運河之水恐不足以濟漕而涓滴不能放之使出及其水則滔天巨浸潰堤四出而汙漫不知所歸棲其所由河臣只以治河為急而不及各府州縣陂池渠塘之利各府州縣亦以治水誨之河臣舉其地所有陂池渠塘廢之為荒墟而無所經畫固宜遇旱則水泉之道盡塞遇水則疏導之力難施也前撫臣慕天顏有敬陳足國久遠一疏其意在於大興水利以為劉河吳淞二江經前撫臣馬祐挑濬其後近二江郡縣頗受其利他若常熟之白茆港福山港三浦江陰之黃田港申港武進之孟渚河包港丹徒之安港西港至若無錫宜興可連太湖之河濱甚多金壇丹陽可接練湖之水澤不少今諸處皆於塞不治若興工開濬建立石閘以時啓閉旱則納來潮以蓄去水澇則洩內漲以遏外潮此江以南之水種見於撫臣之奏請者誠不可不議舉行也至若江北之揚州為國家漕運之大道其所係尤重而水利之大者莫過於五塘五塘者何上下雷塘小新塘句城塘陳公塘是也嘗考明永樂二年平江伯陳瑄總漕全資塘水宣德八年大旱四塘乾枯運舟阻滯知府李貞奏專修五塘濟運成化四年侍郎王恕奏發帑銀三千於上下雷塘句城塘陳公塘各築石閘水壩以儲水旱則由馬塔溝放水入河接濟運舟繼此開濬五塘灌注長河者不可殫述厥後湮廢不治而塘之利遂絕然其舊址間石橋梁猶存一二若能急為修復濬則有儲水之地而不至於泛溢旱則有灌溉之資而兼可以濟運此江以北之水種撫臣所未及奏請者尤不可不議舉行也雖然蘇松常鎮之水易於入江淮揚徐泗之水難於入海使五塘之水利興而不為求其所歸猶非策之全也臣聞近海三十六鹽場尚有涵洞故跡今可修葺以洩水舊制洞門自外拴海潮至則海水內衝洞門自閉海潮退則河流直走而洞門自閉則海不得入而無鹹水以害田門閉則河無所阻而有支港以達水如是則水咸趨海而水無淹沒之慮矣方今公帑不充開濬之資倉捐輸無所出臣聞去年河漕臣靳輔在淮賑濟令紳衿士民願納封諸及序班等職與納俊秀貢監皆先署名造冊即借支庫銀令其漸次補完年終彙題一時咸以為便夫與其捐輸於己饑己溺之後孰若捐輸於未饑未溺之先與其為一時補救之事何如年長久之計則以賑濟捐輸之例為渠塘捐輸之利究之渠塘修而民無旱潦之患是修渠塘正所以為賑也伏乞成漕田均收其利且落不足為憂有備無患一勞永逸之良法莫過於此者矣

數奏江南水利疏 雍正五年

雲貴總督 鄂爾泰

為敬陳水利以備

採擇竊江南水利一事屢荷

聖心眷注詳懇臣前任江蘇藩司於所屬水利曾悉心諮訪略知大

要原擬將此項經費

聖主發帑金十萬委大臣辦理且慮且奮臣隨寓書無臣陳時夏云疏濬河渠

聖恩超擢來滇事雖已寢心未暫忘前閱

邸鈔知蒙

聖主發帑金十萬委大臣辦理且慮且奮臣隨寓書無臣陳時夏云疏濬河渠

特錫帑金以資調度終

常鎮就近之地料已留心查勘而江甯為自會之區域池尤宜急議郡治內外皆有河道秦淮之水四至可通獨以日久淤塞

若輩源開濶寬於民有濟揚州所重全賴五塘久屬豪強擅廢諸閘於河作田因占數百里之官塘遂荒數十萬之民廩至今

少卒即數多水又淹若將故閘仍舊修造五塘之水一蓄所費不過數千金而斯民之利甚溥但須不畏強禦方克有成故雖

有賢令往往中途遇阻即勢不能搗又或造為別論使必不可行此不欲開河之通弊不可不留意也等語去後屢讀

聖諭剴切周密又奉

旨以原任給事中許承宣條奏揚州水利一疏著問揚州府在京官員其覆奏亦甚詳明仰見

聖慮所周無微不至謹據臣所見冒昧陳奏臣按劉白茆等河其時相去未遠皆有志可為有跡可循自能仰體

聖慮所周無微不至謹據臣所見冒昧陳奏臣按劉白茆等河其時相去未遠皆有志可為有跡可循自能仰體

聖慮所周無微不至謹據臣所見冒昧陳奏臣按劉白茆等河其時相去未遠皆有志可為有跡可循自能仰體

康熙九年巡撫張祐開濬劉河二十年巡撫慕天顏開濬白茆等河其時相去未遠皆有志可為有跡可循自能仰體

諭至於江甯之秦淮其源有二一出句容華山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自通濟水門入於郡城內外交衝其利甚溥

但久不疏濬即疏濬亦屬故事故河道雖存僅於夏秋水大時暫通舟楫是幸其利者正復無幾若不及今大加疏濬日就湮

廢勢難清理至於揚州之五塘雖侵占已久而故址尚在但能不畏勢豪修治其易裨益甚多由揚州之邵伯高郵寶應以直

達淮安此一帶地方稍遇水大一望汪洋民將不堪若開濬五塘亦足分其下流但河堤綿亘三百餘里往往淮黃及湖一時

匯聚宣洩其難難設閘已多而一旦水勢驟急輒行汎溢多被衝決須沿途相度別分支河出水迅駛常就安瀾如此則淮

揚二郡永遠奠定而江北之水患息矣至於高郵壞為二郡之保障及淮北各州縣皆逼河工自有河臣生鎮不時督修又非

獨水利所關無俟臣瀆江南自劉河白茆之外其為南北之要津者莫如鎮江之漕河在丹徒界者四十五里在丹陽界者九

十里地勢如建瓴雖有京口呂城奔牛諸閘藉以蓄水一至冬月漕河水淺輒運艱難每年挑漕隨漕墮歲以為常皆由河

身淺狹及挑漕時又復苟且為一時之計所挑淤泥堆積兩岸就近之處及大雨淋漓仍復沖卸入河且水淺之時漕船既不

能行橫截河內阻截民船無由飛渡以致起岸盤壩行旅艱苦公私交困此又江南河澤大弊亦不獨水利所關也臣查此地

寔係杭嘉湖蘇松常鎮七府行漕之河而向例每歲挑漕獨費之舟陽是舟陽之民獨受其累更有好者蓄役地棍等人得以

通於是勾事夫役皆不肯盡力疏濬使就深闊又且賄屬漕船舵工水手故意排擠不留餘隙甚至多用小船填塞河縫以絕其往來行人到此必氣吞聲不得不舍舟而陸臣深察其弊曾經親勘嚴飭雖於雍正年間料估公費中公疏濬然猶不能如式且附近各境凡有可比丹陽之緩湖者皆應開通以助運河常使流注無礙不須復濬庶為一勞永逸之計至於各郡州縣之內外城河并各鎮市之河每被勢豪侵占或填砌狹小或全行堵塞尤可痛恨應嚴飭有司盡行疏濬不得少有徇庇如仍因循不即挑濬清理者一經察出官參吏處勢豪之家從重治罪其各支河港澮塘海名類不一所在多有凡可裨益地方者應悉令查報酌量經理但河路甚多若必盡待帑金執難遍給臣竊謂條例凡挑濬官河者一切公費取給公帑其挑濬城河及鎮市之河者則通計河身丈尺俾瀕河兩岸居民每戶照其基址各派其半其在港內不臨河者量為協助深濶寬窄各有定程解算孤獨悉予優免至其間隙之地並無居民以及未挑之前先須築壩岸水及挑之由或須折屋砌岸者此等工費公同確估勸令紳衿富戶典買驛商量力捐輸毋許勒派其各支河關係民田者高田挑濬借水之利低田圩岸驅水之害皆勸令通計合商彼此交濟是官為經營民受惠益勢豪好害不致阻撓且自費者仍以自給凡有田之業主種田之佃戶皆無不踴躍樂從而為利斯溥矣再城外運泥之法務令遠置低窪之所不令高出地上城內運泥之法則暫令積之有隙隔之空地俟水通日雇船運至城外亦置於低窪之所不令高出地上總須倡率有方調度有法一切因時度勢之丹惟恃乎其人又非臣言之所能盡也臣自任江南私心耿耿適蒙 聖主軫念及此屢年載一時故不揣愚昧越職陳奏

開秦淮通丹陽河議

桂京等

朱子謂岷山之脉一支南出而東北盡於建康其自西折而北則起新安之黃山而南自績溪宣國廣德達平梁陽北至金壇起茅山又北逕丹陽句容至鎮江西南向金陵以起鍾山長山駒驪諸山之北皆東逕於丹陽之練湖茅山以東之水皆東匯於金壇之長蕩河而自句容以西則其水無不歸於金陵以西入大江山脉界於南北水源分自東西此天地之性自然之勢也秦淮一水發源於句容之西而西北流入於江則自開闢以來未之有改今進言者曰秦淮本自句容之三台閘而東匯於丹陽之香泉河又東北入江以西流之水為東逝之川厯稽載籍未見所據若信有之則自茅山以至鎮江其脉必皆能飛渡而後秦淮之洞貫穿穴乃無所不可有是理哉說者謂由三台閘之東二十五里至掘河此秦淮之舊迹又曰掘河為秦人之掘處也按羣志有掘河之名不詳所自其字則不作掘而作城羣志又作堀然則謂秦皇掘此以成河者其傳會鄙俚不待明者而後見矣且彼既曰秦淮之正流而又曰始皇之所掘自相矛盾在己固無定見蓋為此說者但欲導秦淮於句容之東而

詎以本自東流不知水可誣而人不可欺也建康志云秦淮水有二源一發句容之華山南流一發溧水之東廬山北流合於方山埭西經府城東至石頭城注大江輿地志元和郡縣志符圖經並同皆無東匯之說按句容縣志曰句容大水西歸金陵又曰本色隨龍大水內下水俱匯於關右繞元武向西歸秦淮亦無東流之說也然則今之輕議開壘者不獨有害於金陵亦非句容之幸也何則句容金陵之有江也皆以夏秋之間山水時發若淮北之運道有昭陽駱馬諸湖與濟汶七十二泉之灌輸也以地勢言則句容高於丹陽十餘丈高陵亦不下十丈當春水未至與霜降水落金陵之地有舟楫而無所施況句容乎十丈之高關夫及我山水暴漲層壇累閣猶或通舟然不稍降已先秦淮而涸矣若開至十丈與秦淮等其深亦屆秋冬而必竭矣是此河一歲之中通舟楫之日少而廢舟楫之時多也又吳賴馬或謂河開既深則東西皆得江湖之助按自金陵至丹徒內地之勢俱高於江故鎮江清渚最易於賤無歲不流金陵則河流視江水為消長大都河木枯而潮已縮故惟夏秋之際江漲潮盈乃能有資於河而謂東西達江則終歲可通流亦未為明於事情者也即使深通則水性就下設夏秋之間山水西發河流瀾漫外挾江潮直瀉而下莫可止遏雲陽民陵以東地勢尤卑必有陸沉之患而金陵句曲亦有竭澤之虞當此之時孰任其咎說者曰孫吳六朝嘗開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避京江之險宋之開中是前事之師也噫彼建都於此為偏安不得已之計固有然者方今天下一統梯航萬里海不揚波乃驚畏險阻於門庭戶牖之前何所見之不廣也江自岷峨而下何在不險能於岸之左右悉開一河以避之乎邇來上自金陵下及京四百八十里之內洲渚盡生港汊錯列在在可避風濤所謂黃天蕩者半為葭葦之場江之不險又莫此為甚矣且此江東則直達海門山則控制荆南岸上自慈姥浦下至蜀港北岸上自浮沙石下至東溝濱江津要以數十計皆盜賊之所窺伺也墩臺瞭望櫓比鱗次以衛行舟而賈舟客舫絡繹往來亦互相警察今盡驅入內河則二百里之天塹必為荏苒之數其險之可畏有倍從於風濤者不是之察而猶自矜康濟之略多見其不知量也說者曰水之泛溢民之昏墊是亦有心地方者所宜加之意也夫句容一邑凡潤澤之可名者無不歸於絳巖湖以達秦淮絳巖自孫吳下及宋明代修堤堰置斗門蓄水近日居民乃悉占而為田湖之存者無幾矣秦淮源遠而受水眾今鄉閭諸支河既為民田侵蝕日以湮沒城中則正流淺狹而支河淤澁有甚為平陸者水潦為害職此之由今不知復修葺疏濬秦淮以濬而以通丹陽為得計猶人之病在脾胃而欲奏功於喉舌也豈不謬哉自隋唐以來千數百年未聞恃此議者近乃有無知之商賈郊野之細民版為是說而好事之徒從而和之乃於先賢則為刺謬於古藉則為無徵於事理則為乖舛詳究終始無一可者況此千數百年之中豈無命世之君子奮然為民興利考其所議惟在於修亦

山之塘濬秦淮之支而不聞陂閘岡上客之餘智者何也彼固知此河之開而必廢有損於財而無益於民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敢私議之以待採擇

三吳水利贅言

錢□

徐貫曰太湖之水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洵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壅通又廢而吳江長橋一帶亦淤墊幾成平陸然上築周行以通行旅下開堰洞以洩湍流似可以為萬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暢則不達於支河支河之水不達於三江三江之水不達於大海故遇旱則赤地千里遇水則一望汪洋而農田為之害農田日害而下民窮蹙下民窮蹙而賦無所出皆聽命於天時而實非也

或有問於余曰太湖之水為長橋所塞致三吳有漂沒之憂何不去之以復古之舊蹟乎曰不可也從來治水治田兩者相兼舟行陸行不能偏廢且病積日久難以施功豈去一長橋而遂能為三吳之利耶只求斬其豪蠹濬其淤積相其地宜順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大凡治事必需通觀全局不可執一而論昔人有專濬吳淞而舍劉河白茅者亦有專治劉河而舍吳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吳水勢也蓋浙西諸州惟三吳為卑下數州之水惟太湖為潯蓄三湖與太湖相聯絡一經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趨東北故必使吳淞入海以分東南之勢又必使劉河白茅皆入揚子江以分東北之勢使三江可并為一則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也

廣通壩者實與五堰相表裏所以障宣歙廣德金陵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樂元年成祖還都於燕京蘇州民吳相伍以水為下流患引宋軍鑿書上奏改築土壩設官吏僉同溧陽溧水兩縣民夫四十名守壩使宣歙諸水不入震澤正統二年周父襄又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欽降板榜如有漏洩水利治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隣充軍如此其重也今之議論三江輒從下流開濬而有言及五堰廣通壩者是東坡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五代錢氏不廢漢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興松江沿海而東至於太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閘使蓄洩以時旱潦無患而田自利其時歲豐人樂每米一石錢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吳大興水利斗米十錢至南宋農政不修水利不舉三吳之田日漸墮壞則石米一貫矣以此推之興水利則如此不興水利則如彼

農人之利於湖也始則張捕魚蝦決破埭岸而取魚蝦之利繼則遍放菱蘆以引沙土而享菱蘆之利既而沙土漸積乃挑築

成田而享稼穡之利既而衣食豐足造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築牛為墳植以松楸而享風水之利湖之淤塞溝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復其故道恐者必多未為民便也或曰興舉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諸惡人不懲治病者無醫藥恐歲月悠久日漸填塞使水無所通旱無所澆農民艱困賦稅無由為三吳之大害當何如耶余則曰方將興利以惠民何忍擾民以增害然單鐸有言上流峻急則下水湍沙自然隨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洩三江之口不淤則向之豪民占而為田為屋為墳墓者可牛坵其五六此不待懲而自治不待醫而自藥也

范文正公曰三吳水利修圓濬河置門三者缺一不可余以為三江既濬是開為急何也蓋水利之盈虛全在乎節宣今諸江入海之處壩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來一日夜凡兩至前人謂兩潮積淤厚如一錢則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歷代設官置閘使江無淤澁潮無泛溢前人或謂使利惟元至順中有廢閘之議聞者抑也視水之盈縮所以抑之以節宣也潮來則閉閘以澄江湖去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築堤岸而穿為斗門蓄洩啟閉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老農有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給無溝故也低鄉不給無岸故也是地塘為高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關十畝之塘以蓄水而防旱隄岸為低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築三尺之圩以洩水而防潦夫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也

治水之法既不可執一況於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蓋地有高低流有緩急潞有淺深勢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諮詢不窮其致是以必得躬歷山川親勞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緩帶冒雨衝風往來於荒村野水之間親給錢糧不扣一釐而隨官人役亦不嘗橫索一錢必如是而後事可舉也如好逸而惡勞計利而忘義遠嫌而避怨則事不舉而水利不興矣積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之中惟常鎮兩府為尤甚或以官通為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基相連或以瓦礫雜種茲欲區處農民必其開墾而成熟之事亦難矣然亦有說焉一以賦負民逃而不墾一以糧重租多而不墾一以其地窩遠難於照應而不墾一以小民窮困舍本逐末而不墾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墾墾之民日積使膏腴成瘠地糧稅為積逋所以官府日虧而農民日困也惟有專官而治時時有察就近招徠輕其租賦勸其開墾勉其勤墾使民無棄地家有餘糧而庫無積欠矣亦協濟之一法也

三吳圩田亦在在皆有農民冒隲性成惟知種苗禾種豆麥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則棄之何也余以為高水深三四尺者種芡芡

一二尺者種菱荷水不成尺者則種菱白茨若等雜片菜之屬又能加之以勤儉雖破湖亦田也試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菱縱橫有棄地如縣松常鎮四府者乎如此則民不偷惰而賦常足民不告勞而食不匱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多種菱荷菱茨以利民此專就破湖瀦水之區言之若江湖渠港則又須禁種他物以致占塞水道也

論水勢獨身

錢中諧

周大韶曰治水之法必先明其來歷之源然後導以歸宿之路其序不可亂行其功不可逆施也論者咸謂震澤之水東北注於陽城崑崙諸湖指福山許浦等塘為震澤之尾閘蓋涇諸浦為震澤之後門乃謂浚三十六浦以洩太湖之水同歸於海此猶山門沙壩坊橋入長洲縣之漕河迤邐至常熟境以出於海無錫以下至北望亭橋今改名豐樂橋其南為沙壩坊橋引太湖之水由楊家橋下直衝蠡河入三墩溝會於漕河亦入常熟境以出於海此兩處是太湖上流分洩之要道早年引以濟運兼漕五色之民田水年則易於宣洩使之東注今獨山門港不由故道而無大害而沙壩坊橋之要道早年引以濟運兼漕五年間附近居民有白姓者貪羨風水之說以為有闕其基遂勾通此保保呈水利廳飾詞填塞時黃震亦嘗論及之曰昔塞乃導水由通湖橋而出運河今四十餘年已成陸路失可勝浩歎此道必當開通者人開蓋涇諸浦亦主一時一方之利而然今開浦盡廢而海沙壩塞為患又前日之所無觀此可見矣又如沿海一帶地形頗高於內田而湖水因之不得洩故呼為獨身然開三十六浦之後沿河積水高出丈外而腹內之田旱則無路引水以為灌漑之資潦則無門出水以為洩放之計故沿海舊有一帶之獨身形如仰盂水不能洩人皆知之而三十六浦之沿河隨處皆成獨身形如圍牆田地荒棄人所不知也宋郊豐言水利六失首及之矣三十六浦之中惟白茆七浦為最次則楊林湖川福山等浦但宜相時開浚不可壩截餘如蓋涇東陽林雙鳴鹿鳴大錢周涇許浦等河各於開浚之後須兩頭作壩以節清水以拒渾潮旱則蓄而蓄之潦則決而決之則官不勞於開濬工力之艱民不病於田地拋棄之苦實為兩便也觀於大韶之言水之形勢蓋略盡矣就其中所謂獨身者言九儒以為與常州地形相等蓋起自福山圖山迤邐常熟太倉嘉定三州縣之間殆三百餘里九儒嘗出太倉東門詣蓋涇中閘有驢焚站者誠如白下七里八閘昔人謂蓋涇南北之地比蘇城崑山其高不啻丈餘是也往年開治各溇浦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且止以其地面高丈尺而不知以江湖之水而高丈尺又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欲水之東注所謂卻行而求及前人者也九儒本論獨身而因及從前開濬之誤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雖夏海諸公專志并力亦恐其未及此也蓋當時民苦墊費國家之儲積盡人力之疏排勞大小諸賢之跋涉經營水得流通奔駛足支數十年以為過望繼前人計慮及此斯時民力已竭財用亦空欲從而窮其形勢積狀而有所不得也後之人精求治水之法補昔賢之不逮則九儒之言宜有採焉夫許應達亦嘗治吳淞矣初至見水尚通流前人之疏鑿可模為己功也不酌量言獨

私智惟務築壩曾不運土每車屑微乾稍削焚蘆即已放水又未段去海不遠潮勢湍悍遂以頑石壓徹舟塼築費數千金而潰其所泥木石留礙江心潮沙又依附之易為淤聚未及兩載而海公所疏復成平陸後之繼之者不可不慎也

毗陵水利議

邵長衡

談吳中水利者言人人殊大較宋人亟議復五堰復十四圩門治吳江岸明人亟議濬吳淞濬劉河導白茆港類皆祖郊氏單誇諸書然無係於毗陵利害故略弗論也夫水利之大曰轉漕曰溉田毗陵北枕江東南憑太湖有二漫之利而無其害顧歲旱而旱歲潦而潦而漕渠之議濬議灌頻歲見告得無當事者慮有未究而經畫之未詳耶愚聞按圖記江自丹陽繞郡境一百八十餘里西北支流道江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稍東則小河港稍東則刺銀港刺銀以東烈塘最大益東迤邐而北濠子港最大桃花以東入暨陽界則中港利港最大此渠皆可行舟宋元迄明舊置閘其上引潮通漕有餘則用溉民往住益股引之溉田數萬計利至溼也自明嘉靖初築城禦倭而孟瀆稍淤萬歷以後水政久弛濁泥乘潮日積而烈塘濠子諸港次第淤入我國家懲己亥海孽之訐瀕江列戍卒起亭燧支流通江者稍稍梗木石塞之自是潮絕不來矣潮不來則轉漕艱阻小遇淺濕輒議疏濬人徒奮鍤之勞水衡之金錢費亡慮千萬計而西北諸鄉時苦旱災誠疏通孟瀆烈塘諸港修復舊閘其利有三父老言潮來時試以蕭薑留之葦高一寸潮留數寸使瀆江諸船潮至而啟潮平悉閉引水注之漕渠巨艦通流不復慮涸一利也孟瀆為江浙軍餉提徑截在漕誌秋冬軍船空回脫過京口阻滯徑由大江抵常州空回既速則赴尤亦速二利也旁岸民田益得支引灌溉高硯為鹵之鄉變為沃野三利也難者將曰國家廢船隄流所以阻舟艦備非常又其上皆築馬道功費久速使盡復舊船馬道必廢愚竊謂不然孟瀆原宿有鎮兵今距江置船設天關燕尾令可通行巨艦其他支河圩門僅通小舟下置柵欄列戍之卒謹司其啟閉又於圩門上平布巨木度可容數騎並驅亡患二難矣去二難就三利轉漕漑田兼資最上策也次議復餽船呂城奔牛舊制三船宋陸游謂自創為餽河時茲船已具矣顧毗陵以東又有五瀉上下二船考宋史河渠志乾道二年以兩浙轉運司及常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二船修餽裏隄岸防泄運水令無錫知縣掌鑰臣遇水深六尺方開當日慎重如是蓋毗陵地勢西仰東傾呂城奔牛船僅可蓄奔牛以西之水濟舟陽運惟五瀉船乃可蓄射劬以西之水濟毗陵運今其蹟雖久廢宜於丁堰戚墅閣特置一船以時啟閉常蓄水五六尺以上則運河免灌注批濬之勞此專主漕者也次議疏百瀆按舊志百瀆在毗陵二十有六在荆溪七十有四所以洩西南眾流入震澤而歸於海者然稍湮塞矣宜鳩工於食利之民開焚蘆落淤澱令百瀆故道十疏其六七濬則泄水入湖旱則引水灌漑而濱湖之地無凶年旱饉所云百瀆

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次議築圍田次議濬溝渠故塘下地懼水蓄之圍田所以防也高地利水淤之溝渠故塘所以蓄也故農諺曰種田先岸種地先溝高鄉不登以無溝故低鄉不登以無岸故郡太常唐鶴徵有言高田多為故塘厚儲深蓄勿使洩而溢之外低田多為圩堰渠穿股引無使潰而入於內改塘潤深圩堰堅完高下兩利歲可常稔三策皆專主溉者也夫蘇松地卑下巨浸所遁有利亦有害故興利難既陵平壤蓄泄易施利多而害小故興利易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旁豹不知用史起識其不知今擅必興之利據可濟之策據易集之形而懲羹吹竽因循廢墜重為史起所識詎不惜哉愚更有說焉一邑猶一身然四鄉其四肢也邑治其腹心也川渠流通則其榮衛血脉也吾邑前後市河惠明玉帶諸河所在填淤舟楫梗滯譬有人焉四肢無恙而心腹凝結其人必病吾久憂夫吾邑之告病也

論五堰

錢中諧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熟廣德及大江諸水東連三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閻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左傳楚伐吳克鳩兹至於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蓋由此道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唐景福二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濠作魯陽五堰拖輕舸以饋軍故得不因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漕水言吳王行蜜所漕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之水易洩民多墾湖為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其下流水患特甚宜興進士單錚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為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水不入荆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六七元祐中蘇軾稱其有水學并其書薦於朝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承璽等圩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間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及言開銀林湖為非時卒不行明興以金陵為南京謂蘇浙糧運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命曰廣通鎮設檢司稅課司茶引所是時河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尚阻臘脂岡乃命崇山侯鑿山焚石以通之引湖水會秦淮入於江於是東壩直達金陵為運道云水樂運都此道遂廢而蘇人吳相伍以水之為蘇常患也引單錚議奏改土壩增設官吏歲食漂陽梁水八夫各四十八人守之自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而壩尤低薄水開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泛溢壩大決蘇常泰甚租稅無所出於是周文襄楊墳大集夫匠重築之并欽降版榜有走洩水利湮沒蘇常田來者壩官吏皆斬夫匠充軍其後屢議復故道而輒阻蓋利害者三郡之民而利權者高淳之田也嘉靖二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壩行者絡繹不絕沿壩居民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更築一壩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而高淳

之田漸圯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一決。蘇州便為魚鼈當庚申辛酉間。大浸稽天。瀆民紛紛欲掘壩會下壩偶決。漂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有以聞於華亭徐內閣階者。會知縣方沂入覲。召諭重禁之。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言。若此。按五堰去漂陽八十里。自廣通壩而東十五里曰新壩。因以廣通壩鑿河故。從東復築。此亦不堰水自此而東九里第一曰昇平堰。又南九里曰三塔湖堰。又東九里曰南度堰。又東九里曰沙漲堰。又東九里曰前麻堰。是為五堰。在廣通壩下流半受廣德建平高渚之水。其漂水漂陽丹陽句容之水。又在五堰之北。沈滄曰。五堰之水相平。霖雨稍積。山源怒沸。則諸水奔馳。東下連五堰所受者。同入太湖。沛如也。非五堰所能節也。詳宋郊僑書曰。宜興而西有五堰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衆水。直趨蕪湖。後廢五堰。則水皆入於宜興之荆溪。而入震澤。東灌蘇常湖三州。由是觀之。則昔人所節似連五堰之水。俱滙入於蕪湖。又詳宋黃震答泄水書云。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為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漢。而由銀林五堰入於運河。以至大江。國初南渡以來。五堰既以不便木牌往來。而壞又射林唐末商販木牌。自宣歙以入兩浙。乃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蕪湖。而東入震澤。由前後之言觀之。則五堰在所壩之中無疑矣。今壩設五堰之上。所拒固是宣歙諸水。蓋拒水不入於五堰。而非築五堰。邀其水以出蕪湖也。前言皆以五堰為節水之具。則昔之所築。疑在五堰下流。別有要害之地。而非今之所壩者也。明初欲藉五堰節水分流。以入蕪湖。可見五堰者。但可為湖而不可為田也。復恐其賦稅為累。啟後人開堰之說。乃掣其稅賦於蘇州代輸。蓋期諸堰以次蓄水。而不疾趨於東吳也。聞五堰豪家。隱其水利。有闕三郡之情。於嘉靖三十五年。乘縣官入覲。從署事府判欺田陞科盡占為田。夾築土埂於諸湖之中。壩東之水。不容餘滯。停貯竭其流。而決入於太湖。太湖豈為辭哉。不知下流二三百里之田。陰受其泊沒之禍。而莫之計也。啓之言與邦憲所者。相異同。若此。夫高渚之病。因廣通壩截五堰之水。不得宣洩。故汎濫恣肆。而莫之救。然其賦已掣入吳中矣。其患為小。吳中之病。因廣通壩在五堰之上。而五堰復為豪民占佃。不得停泓宣歙金陵諸水。乃奔潰四出。而下太湖。其患為大。以高渚為堅固。不可以三郡為高渚。一縣之壑。又不可也。且高渚之與三郡。賦稅人民多寡。輕重果何如哉。夫高渚漂陽之間。全藉占佃五堰者。以為賦稅也。開五堰復為水而除其料在。朝廷不過歲捐全額之二三耳。即使高渚因五堰之田。為全額而全除之。而蘇州所加之賦。固自在也。則五堰不可不開也。廣通既居五堰之上。故高渚以上之水。無所入。雖入矣。而為占佃者所阻。故三郡以上之水。無所蓄。惟移壩於五堰之下。則五堰為高渚淺水之區。而新壩復為三郡截水之路。兩者均利焉。則舊壩亦不可不移也。治水者。大抵以三江為急。以五堰為緩。愚之反復於茲者。惟恐後之治高渚者。偶見一邑之疾苦。妄建決堰之議。以貽三郡之大害。故不禁復詳言。

之高

治河附論

張伯行

溝洫之說凡河皆可用而獨黃河不可用何也以其隨行而隨淤也若與諸湖相近者皆可用溝洫之法而洪澤湖一帶尤為利便予聞往時洪澤湖如周橋翟壩高良澗等閘下皆有河河之兩岸皆為肥美水田自六壩開而美田皆灌為已浸矣今六壩已閉田盡涸出所待舉行者水利而已與其以有用之水委之於海何若多開河渠廣修溝洫引水溉田既資其利又除其害之為兩得乎春則使之出清口一以刷黃一以濟運夏時水漲則開河渠以灌溉民田則昔之民苦水之害者一轉移間而且以得水之利矣但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若聽民自為之勢必有所不能或添水利官使專治之或令地方官兼管之務使先開河渠俱令至運河之西岸仍於運河之下開涇洞如淮安府山陽縣之伏龍洞遇水小時則閉涇洞止用以灌田而不使之東注遇洪澤湖水大則取其足以灌田而止餘水盡令洩於運河之東由射陽湖馬家溝陂鬚溝濠龍入海即運河之東至馬家溝及陂鬚二溝俱可為水田此處儘民為之不必官為區處也此愚一得之見也

請廣淮北水利疏乾隆七年

運漕總督顧琮

竊惟淮北郡縣地居天下之衝襟帶黃淮滙注湖蕩土田廣行戶口繁多第頻年水旱飢饉薦臻以至土田荒蕪民物凋敝連歲疊蒙 皇恩蠲賑截漕近又 特遣大臣撫綏賑恤更令加意講求陂塘溝洫以期收益除害仰見 聖主勤求民

隱懷保惠鮮其所以欲措斯民於衽席者至周至備臣待罪總漕淮郡適當駐劄之地又因厯任已再其間風土民情知之頗悉近者督漕北上復沿堤相視按之地勢訪之土人而知淮北實有可興之利誠能因勢利導固有施功甚簡為效甚鉅者竊見淮安南北地之高下本略相等乃田價懸絕至有相去僅數十里如淮南涇河上田每畝值銀十餘兩淮北下地一項僅值銀七八兩者考其所由蓋淮南河堤多建涇洞灌注有資故堤外之田悉成上腴至淮北郡縣地雖濱河而溝渠陂堰概未講求故地之高者僅種二麥雜糧從未獲水稻之利若遇一亢旱麥收亦闕竟同石田其卑下之區則又皆沮如荻葦極目汗萊積雨稍多即成巨浸是以夏旱秋潦年年告災十室九空公私困竭臣初亦疑引河灌漑廣設涇洞或止宜於淮南而淮北或有未宜近因艤舟清江迤北登堤履勘見五公橋旁近土田肥滋宿麥成熟秧苗長茂詢之佃農並云此二十年亦係荒瘠之地後因有錢姓者以賤價買堤外瘠田于堤上創設涇洞導流引灌遂成沃土夏麥秋禾歲得再熟故前此每畝三錢之價今已價十餘兩因並信蓄淺得宜地無南北可獲其利臣竊見自清江以上運河兩岸雖亦間有涇洞第向來止知東水濟運

未知借水灌田是以坐聽萬頃原泉竟未收涓滴灌溉之利遂使淮北之利與涇河田畝高下相懸晉魏史起之言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潭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因引漳水溉鄴而河內以富今淮北諸河形勢適相類此應請 皇上特遣大臣一員總理相度會同督撫河臣詳酌妥辦估計興工於兩部近河堤

岸或建設注洞或分築壩堰開渠溉田至東西駱馬嶺山漢漢徐塘諸河支分派別務各廣引溝渠或築圩岸以圍田或壅窪地以蓄水要使隨時制宜盡盡地力而止其需用帑項應就近在兩淮運庫動用更令即於河員內遴委諳練河務數人分司其任約一二年間水利興而人力勤可盡使瘠土化為沃壤第恐議者疑其運河淺及諸河之水或於濟運有妨不知各省糧艘道經淮徐每年正月上旬即可過竣稻田須水正在夏秋前此啟開以時運過始行宣道是祇借運河開蓄之水用為民田灌溉之資漕運毫無所妨況清江左右所建注洞成效彰彰推此仿行萬無疑慮雖行事之初經費須出自 朝廷規畫然與其憚於興作而旱潦不除累歲 賜復蠲租動以鉅萬窮黎究難普濟國帑坐以虛糜何如力興此工以因民之利盡地之力耶考之目前計之異日其利有五淮徐災黎待哺嗷嗷半菽不飽若水利興修即可寓工於賑其利一也兩郡頻歲被災額賦既多蠲免賑濟復發帑金當前既已周章後此更難為繼若田功克舉普獲豐收從此正供可以無闕庫帑可以節省其利二也淮徐常平匱乏一遇凶年米價翔湧若溝渠既通則二麥禾稻歲獲再收數年之間民免艱食倉儲有備其利三也兩郡磽瘠既化為膏腴賦不加增收有倍獲則流亡安輯匪僻自消其利四也運河為湖泉貫注亦多溜塌冲工今相視要害開引涵洞溝渠則水勢既分險工自穩行之有成雖有此時開濬之勞可除永久修工之費截長補短去險就平其利五也興利除害上可慰 九重南顧之懷下可貽淮北百世之利一時 國家之所費有限而將來小民之獲利無窮水旱有所節宣一勞得以永逸收益除害公私並濟無過於此矣

海州請築圩岸疏乾隆十五年

御史胡蛟齡

竊江南徐州府屬之邳宿諸州縣海州并所屬之贛沐諸縣皆係河淮下流而海州上承東省來源下游逼臨海浦每春夏之交栽種甫畢橫流隨至渺瀰一片不見阡陌窮民有種無收應輸正賦不能常年請豁歲歲停緩終須帶徵積欠在身譬則負戴千斤不得伸眉仰首民困益已極矣近者屢蒙 恩旨蠲除并令督撫河臣會同查勘設法疏通而水患終不能免竊思淮徐土著之民既不可遷徙達道又不能力與水爭田廬室宇動遭漂沒勢將何所底止謹按明人治河之議有云宜於濱河之處做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使足容水臣愚以為此議或難驟行之於北而似可通用之於南今臣訪聞蘇州人民

寄居海州者每置買田畝周圍築堤捍水堤內多為溝洫隄間安設斗門相時蓄洩一如圩田之制無論旱潦歲獲有收此則成效已經顯著者也又查乾隆十一年吏部尚書高斌會同督臣尹繼善等議將海州一屬令地方有司勸諭民修築圩岸其隣接屬海之宿遷桃源清河安東阜甯等縣亦一例辦理以期共收實效今數年以來該處作何辦理其實在情形無處委悉伏祈 勅下督撫諸臣查照前議嚴飭地方有司勿以粉飾邀名勿以畏難中止勿以未經查核恐干失察道同隱匿致礙已就之緒仍遴委大員帶領諳練農民親身經理并將作何督率推行堪於數年內續成大功之處確切定議恭候明裁聖駕南巡於相視河淮之暇臨期奏請 裁決庶淮北百萬窮黎幸獲更生而 皇仁萬世永賴矣

覆奏淮海築圩情形疏乾隆十六年

高斌

高斌

查淮海等屬州縣地勢低窪濱臨河湖居東省之下流為眾水之歸宿今據該御史奏宜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洫使足容水聞蘇州人寄居海州者每置買田畝周圍築堤一如圩田之制歲獲有收成效已著請查照十一年八月原奏將海州一屬并鄰接之宿遷桃源清河安東阜甯等縣數年以來作何辦理情形

勅下督撫嚴飭地方有司實力奉行確切定議等語伏查海州并宿遷桃源等縣修築圩岸一案先於乾隆十一年八月高斌會同前督臣尹繼善奏准海州所屬照下河高寶

等處窪地之例修築圩岸令業主出資佃戶出力於農隙時次第經理其無力之業佃酌借帑項年豐還項鄰接海州之宿遷桃源清河安東阜甯等縣亦照此辦理在案又乾隆十二年四月前督臣尹繼善奏稱一切應修圩岸令地方官詳加相度酌量緩急分年辦理其頂底高寬之制俱令相視地形酌定丈尺修治之法務於圩外積土挑挖成溝仍於圩身酌留涵洞并設立圩長責成州縣經理道府督勘等因奏明亦在案臣黃廷桂於乾隆十四年將修築圩岸時宜酌定規條通飭所屬實力奉

行并令各地方官因地因時斟酌辦理務期合乎人情宜乎土俗於軍有濟茲查數年來辦理情形如海州之東南鄉莞瀆等二十四鎮沐陽二十字橋至錢家集至桑墟苗家寨等鎮安東之西聯東路大飛等鎮宿遷之河北等鎮黎圩挑溝俱經工竣阜甯之堰頭丁溪等里贛榆之南鄉等鎮亦經勘明建圩其未修圩岸之處或因地勢稍高沙土虛鬆不通水道或因潮水往來本係斥鹵以及湖蕩滙潞卑窪容水之地不便概行修築至桃源清河二縣四鄉均係旱地並無種稻水田其逼近河湖之處水勢洶湧非圩岸所能抵禦兼以上性浮鬆旋修旋塌徒費無益此海州等八州縣圩岸或宜或碍之情形也竊思水利農

田相為表裏必須得御有備而後蓄洩有資圩岸之制誠為良法惟是地勢不同難以一律而論海州沐陽上承東省來源略馬全湖之水田六塘與沐山兩河分注入海其六塘河自宿遷縣境歷清河桃源安東沐陽以至海州綿長數百餘里是圩岸